



2008年8月上海书展期间和2009年12月《蛙》面世后,《人物周刊》先后两次对莫言进行了专访。在专访中,莫言谈到自己的文学传承、精神源头、道德立场等诸多问题,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进行了反思,对个人及这一代作家的创作前景进行了展望。今摘录部分访谈内容以飨读者。

人物周刊:您早期的阅读是红色经典,后来是西方作品,想听听您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评价。

莫言:最基本的那几本古典小说如果不读你会找不到源头了。起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儒林外史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聊斋志异》还是要读一读,这是基本功。不仅仅是中文系的学生,作为一个中国人,这是文学方面必修课。这也是在浩如烟海的小说中经过了历史的淘汰剩下的一部分,真正的经典。

人物周刊:您曾经透露,魏晋风骨是您的精神源头,能否具体说说它对你的影响?

莫言:那是一种潇洒的状态,不拘小节的人生状态。魏晋风骨的核心精神就是自由,个性的自由。那个时候人们是非常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状态,包括帝王曹丕,在祭奠的时候也是不拘小节的,他说:“大家别哭了,学驴叫吧。”这样的一些个性是令人神往的。

人物周刊:到现在这个年龄,您还会愤怒吗?

莫言:愤怒当然还有,但这种愤怒能够克制住了。

人物周刊:昨天演讲您还提到了张志新和林昭,能够看出您的义愤填膺。

莫言:我想这应该是一种基本的感情,一个作家的正义感,这种义愤,如果都没有的话,要么我已经变成一个所谓的上等人了,已经和下层人民切断了这种感情和联系了,要么就是成了一个傻子,变得连道德义愤都没有了。但是,现在我的道德义愤能比当年冷静一点了,会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思考,就像汶川地震那个范跑跑,如果我年轻20年,我可能像网上的愤青一样,现在我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,我觉得现在对这样的人的要求,不能自己站在道德高地上向他扔石头,你应该首先想,这个人犯法了没有,如果这个人没有犯法,那么你不应该对这个任何人有任何诬蔑之词,不应该有任何的人身攻击,你可以不同意他这个做法,但是如果他没有违背法律,那么你就没有太多理由对他进行侮辱性的攻击,这也是社会走向宽容的一种表现。几十年前,这样的人,我看来被砖头砸死了,现在有很多声音还是有所变化,这是一种进步。

我现在也想,有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,也应该善于从反面来思考问题,不能一哄而上,不能站到



90后女生放弃公务员当“宿管阿姨”

提起大学里的宿管,大家的印象不外乎“大妈”、“大嗓门”、“大长脸”等形容词。不过在浙江农林大学,有一批“小清新”宿管,他们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,靠着亲和力和受到了学生欢迎。最近,一位“90后”宿管通过微博遥控管理宿舍,与学生互动,吸引了近两万名“粉丝”,开始走红网络。

“搬了一早上自行车,我这老腰折了。被搬走车的同学去车库找,我码得可整齐了。”这是“C9C10小雪阿姨”在微博上发布的最新内容。

“车库里真的很整齐,辛苦了哦。晚上回来时我们会把车子放整齐的。”“小雪阿姨”的微博后跟了近300条回复,多数是学生的反馈。

“C9C10小雪阿姨”开微博不到一个月,已拥有了近两万名“粉丝”,现在她不但是学校里的名人,在网络上人气也很旺。

“C9C10小雪阿姨”原名汪雪,其实是标准的“90后”,今年7月刚刚大学毕业,曾考上公务员,但最后选择了宿管这一工作。“90后”女大学生管理男生宿舍能行吗?两个月下来,答案出来了:汪雪和学生年龄相近,容易沟通,再加上工作认真、细致,很快就受到了男生的欢迎和尊敬,男生宿舍“脏乱差”的面貌得到了很大改观。

住在C9公寓5楼的一名男生说,小雪阿姨来了以

一个立场上去排斥其他观点。我想,好的、伟大的小说实际上是一种复调式的叙述,不对各种思想做出自己的评判,作家的观点要藏起来,谁对谁错,让读者去判断考量,你作家论述到自己的东西、自己的观点,也是一种偏见,我们无论道德问题、社会问题,包括对文学的审美这种问题,我认为这样的小说是好的,那是不是我的观点就是惟一的正确的呢?别人的观点是不是没有道理呢?这就很值得考虑,这就是我这几年来的进步。

还有一点,人越来越老,就应该有更多清醒的自省。过去我们批评别人,我们拿放大镜看别人的缺点,然后义愤填膺地进行抨击。人老了以后,就应该回头向自我的内心来进行观照,看看你在骂别人时,是否同时也在骂自己。看到很多黑暗的现象,要想一想,你是否也充当过制造黑暗的帮凶?(以上为2008年8月上海书展期间专访)

人物周刊:上次在这本新作出来前,我们就聊到了写作的几个阶段,讲到鲁迅评陀思妥耶夫斯基“对灵魂的拷问”,这部《蛙》是不是完成了您对新阶段创作的期许?与之前作品相比,您觉得自己最大的突破是什么?

莫言:应该说,是按照上次说的方向努力和思考吧。把每个人都置于拷问席上,从黑的拷问出白的,从白的拷问出黑的,当然最重要的也是拷问自己;审判席上,审判者实际上也是被审判者,讯问者也在被别人讯问,每个人实际上灵魂都不是纯白或纯黑的,都有白中之黑和黑中之白,所以还是更多希望人们对自己做出反思。这部小说也是,姑姑到了晚年也在用她的方式反思,我究竟是功臣还是罪人,好人还是坏人?蝌蚪到了小说的最后也在对自己进行反思。

人物周刊:《蛙》的台湾版序言中,您写了一句:“他人有罪,我也有罪。”书中的“蝌蚪”,塑造了一个新的知识分子形象,有他的私欲,包括他懦弱的一面。您此前说过,中国新世纪的文学,几乎没有作品涉及自我拷问,《蛙》这部作品,是尝试对知识分子群体做出反思?

莫言:是的,对中国知识分子这种不彻底,这种懦弱、动摇、犹豫、功利性,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检讨。我从前的作品,几乎也没有写过自我,或者写自我没有写得这么深。

我不敢说我这个作品有什么代表性,但我这次算是直面自己的灵魂,就是“把自己当罪人写”这个阶段,当然仅围绕“生育”这个问题写。对自己心理和灵魂的解剖,这是一个突破口,我们在许多冠冕堂皇的借口之下,掩盖着很多个人的自私、怯懦、卑微,许多都是逃避。

人物周刊:海明威说,“对一个题材不能仓促动笔,也不能搁置过久”,对您而言,究竟具备什么条件时,您会动笔创作一部新作品?

莫言:我觉得,这个“不能搁得太久”,倒也未必。当你突然产生创作冲动,如果不马上动笔,真的会冷淡下来,也许会有另一段创作冲动把你前面的压制住了。我



后,自己寝室的卫生环境也在一天天好转;“其他阿姨像妈妈,检查多了,我们脸皮也厚了,不怕;小雪阿姨像同班女生,让她看到寝室脏,多不好意思。”

当然也有男生是厚脸皮的,汪雪就得花点心思来“对付”。曾有一个男生寝室,经常又脏又乱,其他阿姨批评多次也没有效果,汪雪就专门去帮助这个寝室打扫卫生,最后这些男生难为情了,从那以后“痛改前非”,寝室卫生有了很大改观。

“我自己也是刚刚从学生过渡过来,所以最清楚怎样和学生沟通。”

“学生们很有情义,中秋节那天我在微博上说自己正在公寓值班,结果先后有12位学生给我送来了月饼,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。”汪雪说。

现在汪雪在微博上已经拥有了近两万名粉丝,不仅本校的学生关注她,其他高校学生甚至普通网民也被她吸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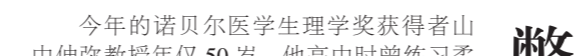
汪雪走红的另外一个原因是,她放弃了公务员而选择宿管这个不起眼的工作,网民们还在她的微博里展开了一场关于职业选择的讨论。“宿管也很有价值呀,能帮助到这么多学生,我是真心喜欢这个工作。”汪雪鼓励大学生从兴趣出发找工作。

(摘自《北京晨报》10.25 周克/文)

觉得,首先,我的小说截至现在为止,大部分在生活中都有原型,这些原型在心里面像种子一样成长,这个人物越来越熟悉,当我感到对这个人物的价值越来越有清晰的认识时,我开始创作。

比如《生死疲劳》里的“蓝脸”,就是我们邻居,所以这个小说我最早就想写这么个单干户。我们上小学时就经常看到他,后来他上吊自杀后,我们又跑去看他的尸首。我一直认为他是小说里的重要人物,但突出表现哪一点呢?我以前没想到,或者没想明白。《蛙》里面,姑姑是我看中的第一个人,她把我接生下来,怎样写她、表现姑姑的哪一面呢?一个勤勤恳恳的妇科医生?一直想到应该表现姑姑灵魂深处的痛苦和矛盾,而且想到了她晚年一些赎罪的行为时,我才感觉到可以写。(以上为2009年12月《蛙》面世后的专访)

(摘自《南方人物周刊》第36期)



今年的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获得者山中伸弥教授年仅50岁。他高中时曾练习柔道,大学时则热衷于橄榄球,至今仍然跑全程马拉松。山中颇富人情味且谈吐风趣,授课时常常引起台下阵阵笑声。在京都大学他简直就如同“超人”,但其实他攀上高峰之路却是曲折不平。

山中原来志愿成为医生,却因不善手术而不得不放弃整形外科这一行。25岁时,山中从神户大学医学部毕业,成为实习医生。等待他的第一台手术是良性肿瘤切除手术,熟练的医师只要10分钟便可完成,而山中在手术台上“苦战”了1个小时还没有完成,后来向手术台上的患者道歉。

躺在手术台上的是山初中时代以来的好友平田修一。当时,平田做了局部麻醉,脸上盖着纱布,不过声音还是听得到的。听到山中道歉,平田大惊:“对不起?什么意思?拜托你好好动手术!”

后来山中转行便进入大阪市立大学研究生院学习药理学,之后赴美留学。那是一所学术氛围自由的研究所,在那里能与诺贝尔奖级别的学者们畅所欲言。在那里开始的胚胎干细胞(ES细胞)研究与本次获奖的iPS细胞有关。

山中学成回国后也不得志。作为助手的工作与其说是研究,不如说是照料小白鼠的日日夜夜,与美国配备专门饲养员的科研环境不可同日而语。

以前山中每天6点起床,但后来9点也爬不起来,懒得去实验室,越来越爱闷在家里。“要不还是回去做临床医生吧?”妻子知佳实在看不下去便建议说。

1999年,山中应征奈良先端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助教一职,当时想着“如果不录取我,那就下决心放弃研究吧”。当时的竞争对手几乎都成绩斐然而且经验丰富。背水一战的山中夸下海口:“我要研究出ES细胞的特性。”

现年70岁的奈良科技大学前校长安田国雄是当时的评审委员,他说道:“很多人的研究课题都只要几年就能取得成果,相比之下,山中的课题极富挑战性。对于一个提问,只有山中一人不仅回答了‘我可以’,而且表示‘我要做’。综合考虑人品和干劲,他是最优秀的。”

山中在获奖感言中谈到:“能说的只有‘感谢’一词。我只是个搞科研的无名小卒,却得到了国家给予的大力支持。许多同事,鼓励我的朋友给予了我心灵上的支持和帮助。说实话,真没想到能获诺贝尔奖,简直不敢相信。有很多学者比我更合适。”

对于iPS技术,山中表示:“虽然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,但希望大家心怀希望。仅我们研究所就有200多人在日以继夜地开展研究工作,而且日本乃至世界各国的科研人员也在前进。我的人生目标是将iPS技术应用到临床,挽救众多的患者。”

(摘自《读天下》佚名/文)

蹩脚医生变身『万能细胞』之父



秋裤：从不时尚到潮的蜕变

网上曾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帖子:“尊敬的萨伊德先生,您穿秋裤吗?”此文一出,四海皆惊,文中指出了外国人几乎不穿秋裤这一现象,还提出了“作者=穿秋裤=日本欧巴桑=韩国老人=农民窝囊废=法国20世纪50年代农民”这个公式。

虽然卖相不好,实用的秋裤也算安稳地在衣柜里待了几十年,要说它变为时尚弃儿的坎坷命运,还要从几年前说起。《时尚芭莎》主编苏芒在接受《鲁豫有约》采访时,提到了关于秋裤的问题,并表达了自己“坚决反对穿秋裤,因为秋裤太不时尚”的态度。

此话一出,苏芒立刻被网友封为“秋裤姐”,并爆出不少“苏芒与秋裤的那点事儿”,例如《时尚芭莎》一位男编辑弯腰时不慎露出秋裤的腰,引得苏芒勃然大怒,翌日,男编辑把秋裤腰塞到衣服里,却被苏芒一把摸出,怒斥“时尚编辑怎能穿秋裤?”

网上的段子越说越玄乎,秋裤的地位也随之每况愈下,一时间,穿不穿秋裤成了当年的时尚事件,而不好意思穿秋裤的人也越来越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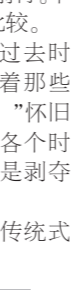
时尚从来就是风水轮流转,但谁也不曾想到,秋裤成了今年的时尚,还拥有了专属文体“秋裤体”。“有一种思念叫做望穿秋水,有一种寒冷叫做忘穿秋裤”本是微博中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评论,却让冷得直哆嗦的网友们找到了吐槽的出口,诸如,“英雄不问出处,全都要穿秋裤”、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中间还要穿秋裤”等语句迅速引发接龙。虽然只是又一个诗词接龙游戏,秋裤却终于被人们大大方方地提起了。

命途多舛的秋裤还得到了明星们的加持。如今,不仅黄晓明大喇喇地宣示:“今年最潮的就是穿秋裤和戴口罩。”就连时尚妖男韩火火也在微博中回复网友称:“我也穿秋裤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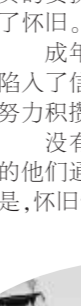
不仅如此,秋裤还登上了高级定制的男装T台,在某国际品牌的走秀中,一位男模裸上身穿着针织开衫,下身却是一条松松垮垮的秋裤,另一位男模更是在九分西裤下露出了秋裤的裤脚,秋裤俨然已成了新一季的时尚标志。

如果说遮遮掩掩地穿秋裤在上季是“伪时尚”,这种穿法在这一季就彻底OUT了,如今的潮流是“秋裤inside是out,秋裤outside才是in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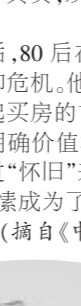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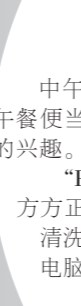
(摘自《长江日报》万旭明/文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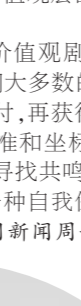
秋裤：从不时尚到潮的蜕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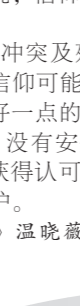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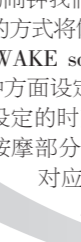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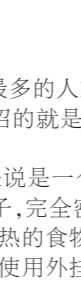
秋裤：从不时尚到潮的蜕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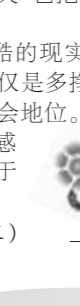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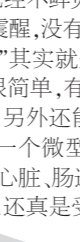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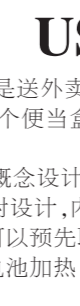
秋裤：从不时尚到潮的蜕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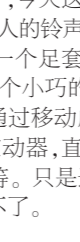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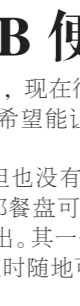
秋裤：从不时尚到潮的蜕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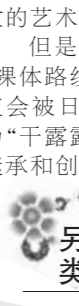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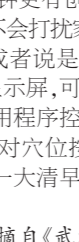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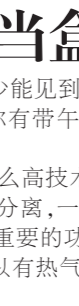
秋裤：从不时尚到潮的蜕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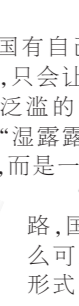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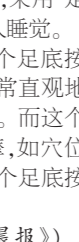
秋裤：从不时尚到潮的蜕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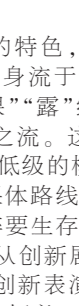
秋裤：从不时尚到潮的蜕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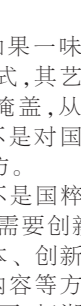
秋裤：从不时尚到潮的蜕变



秋裤：从不时尚到潮的蜕变



秋裤：从不时尚到潮的蜕变



秋裤：从不时尚到潮的蜕变



集体怀旧：80后的一种“病”

继李雷韩梅梅之后,国民床单也在网络上走红。儿时相伴的各种物件,一件一件地被人们晒在网上……熟悉又陌生,亲切而温暖的记忆一下子弥漫开来……80后的怀旧热潮一浪高过一浪。

“怀旧”英文的对应词是nostalgia。从西文词源角度考察,nostalgia源于希腊语的nostos和algianostos,是“返回家园”之意。algia即痛苦的状态,连起来便是指渴望回家之痛苦;后发展为病理学用语,又指“思乡病”,及至近代,“怀旧”的含义已逐渐远离医学等应用范畴,指向个人的意识和社会文化趋势。

一般认为只有那些历尽沧桑的老年人才怀旧,但在中国,怀旧并非老年人的专利,刚刚步入而立之年的80后们已在网络上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怀旧。

有人认为80后的怀旧是沉溺过去,无法断奶的表现,也有人认为怀旧是排解现实压力,寻求群体认同,是为了更好地前行。不论如何,怀旧的起因总是在比较——与过去的时光进行比较。

20世纪著名心理学家罗洛梅认为:“记忆不光是过去时间在我们脑海里打下的印记;它是一个看护人,守护着那些对我们最深切的希望和最深切的恐惧,有意义的时刻。”怀旧则让我们“回”到过去自由选择,选择希望沉浸其中的各个时期,此时似乎过往的一切都是好的,有诗意的,而现实是剥夺了诗意的,令人不满的。它无法和美好的过往相抗衡。

80后的症结也恰是如此,他们在童年时期接受了传统式



的带有革命信仰色彩的教育。但中国社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开始发生质的飞跃,从原来的教条僵硬、不关心世俗价值,开始变成一味追求效率和速度,讲究个人绩效和财富,高度商业主义,温情在慢慢消逝。

一方面集体给予的保障逐渐隐去,另一方面自主设计人生的理想开始萌芽。童年时期被灌输的意识和信仰在80后的青少年时期并没有得到强化,而是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化而逐渐被现实解构。

陆续进入而立之年的80后,要自主寻找工作,面对狂飙的房价,面临巨大的养老压力。“蚁族”“房奴”“裸婚”等众多时尚名词背后,折射出这一代人生存的压力和焦虑。青少年时期对我们最深切的希望和最深切的恐惧,有意义的时刻。”怀旧则让我们“回”到过去自由选择,选择希望沉浸其中的各个时期,此时似乎过往的一切都是好的,有诗意的,而现实是剥夺了诗意的,令人不满的。它无法和美好的过往相抗衡。

80后的症结也恰是如此,他们在童年时期接受了传统式

的带有革命信仰色彩的教育。但中国社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开始发生质的飞跃,从原来的教条僵硬、不关心世俗价值,开始变成一味追求效率和速度,讲究个人绩效和财富,高度商业主义,温情在慢慢消逝。

一方面集体给予的保障逐渐隐去,另一方面自主设计人生的理想开始萌芽。童年时期被灌输的意识和信仰在80后的青少年时期并没有得到强化,而是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化而逐渐被现实解构。

陆续进入而立之年的80后,要自主寻找工作,面对狂飙的房价,面临巨大的养老压力。“蚁族”“房奴”“裸婚”等众多时尚名词背后,折射出这一代人生存的压力和焦虑。青少年时期对我们最深切的希望和最深切的恐惧,有意义的时刻。”怀旧则让我们“回”到过去自由选择,选择希望沉浸其中的各个时期,此时似乎过往的一切都是好的,有诗意的,而现实是剥夺了诗意的,令人不满的。它无法和美好的过往相抗衡。

80后的症结也恰是如此,他们在童年时期接受了传统式

的带有革命信仰色彩的教育。但中国社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开始发生质的飞跃,从原来的教条僵硬、不关心世俗价值,开始变成一味追求效率和速度,讲究个人绩效和财富,高度商业主义,温情在慢慢消逝。

一方面集体给予的保障逐渐隐去,另一方面自主设计人生的理想开始萌芽。童年时期被灌输的意识和信仰在80后的青少年时期并没有得到强化,而是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化而逐渐被现实解构。

陆续进入而立之年的80后,要自主寻找工作,面对狂飙的房价,面临巨大的养老压力。“蚁族”“房奴”“裸婚”等众多时尚名词背后,折射出这一代人生存的压力和焦虑。青少年时期对我们最深切的希望和最深切的恐惧,有意义的时刻。”怀旧则让我们“回”到过去自由选择,选择希望沉浸其中的各个时期,此时似乎过往的一切都是好的,有诗意的,而现实是剥夺了诗意的,令人不满的。它无法和美好的过往相抗衡。

80后的症结也恰是如此,他们在童年时期接受了传统式

的带有革命信仰色彩的教育。但中国社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开始发生质的飞跃,从原来的教条僵硬、不关心世俗价值,开始变成一味追求效率和速度,讲究个人绩效和财富,高度商业主义,温情在慢慢消逝。

一方面集体给予的保障逐渐隐去,另一方面自主设计人生的理想开始萌芽。童年时期被灌输的意识和信仰在80后的青少年时期并没有得到强化,而是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化而逐渐被现实解构。



的带有革命信仰色彩的教育。但中国社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开始发生质的飞跃,从原来的教条僵硬、不关心世俗价值,开始变成一味追求效率和速度,讲究个人绩效和财富,高度商业主义,温情在慢慢消逝。

一方面集体给予的保障逐渐隐去,另一方面自主设计人生的理想开始萌芽。童年时期被灌输的意识和信仰在80后的青少年时期并没有得到强化,而是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化而逐渐被现实解构。

陆续进入而立之年的80后,要自主寻找工作,面对狂飙的房价,面临巨大的养老压力。“蚁族”“房奴”“裸婚”等众多时尚名词背后,折射出这一代人生存的压力和焦虑。青少年时期对我们最深切的希望和最深切的恐惧,有意义的时刻。”怀旧则让我们“回”到过去自由选择,选择希望沉浸其中的各个时期,此时似乎过往的一切都是好的,有诗意的,而现实是剥夺了诗意的,令人不满的。它无法和美好的过往相抗衡。

80后的症结也恰是如此,他们在童年时期接受了传统式

的带有革命信仰色彩的教育。